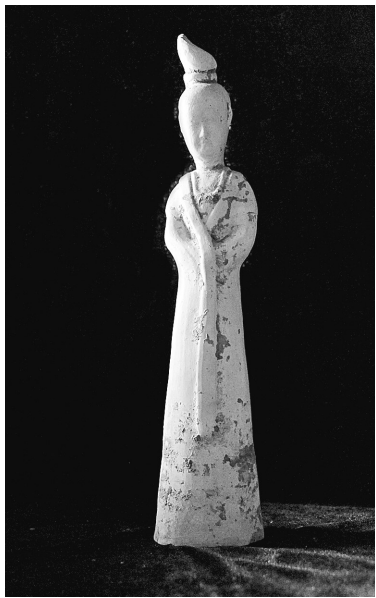


闻见堂记



棍俑亦可贵

张健堂

收藏界习惯把没有动作的俑人称为棍俑。

棍俑一般为模制,即先做模子然后把和好的泥依模具制型,又一般俑人的头是单独模制,后合二为一的。因为模制,棍俑是批量生产,历来被认为是缺乏个性的平庸之作,被贬为收藏中的下品。

我看棍俑有不同,也许是收不到很多有动作的俑人,就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了。就算譬如我的舞俑,棍俑堪称极品或俑之奇葩,我依然喜欢我大量的棍俑。有时想有动作的极品俑,就像美味佳肴,那我为数不少的棍俑就算家常便饭吧。那些动作俑把动作的瞬间变成永恒了,我这棍俑就是生活态的平常品吧。

久久端详棍俑,想他们的形象究竟是以什么人为模特——是年轻时的情人,是邻家的小伙?抑或是庙会上一眼难忘的孩童,是那天去县城看见衙门口站立的卫士?做他们的时候,凝聚着多少心思,多少想象,多少期许,多少诉求。这样想的时候脑子里好像复活了前生的生活,俑人自己的服饰、头饰、姿态也都在复活他们那个距今久远的时代,复活他们自己。这样的自己比起运动的俑人少了瞬间的生动,多了惯常生活的味道,足可供后人注目供后人研究。

陶俑历经夏商周直到清代从未中断,棍俑们带着几千年的信息,几千年的历史,几千年的传统,几千年的艺术,存活至今,只是因为他们是棍俑,虽没有撩人的姿态,可有更多的表现余地,表现他们的站立姿态的各个细节。就像从这些棍俑的头部,会发现几千年的服饰史,发髻史、兵器史、民俗史、官史史、铠甲史……

极品的动作俑们当然也带着自己的信息和艺术,艺术性会更高。我只是想说不要忽视了更多的棍俑们。传说他们的存世量多得惊人,事实如果不是赝品如今想找到他们已属不易了,再多的陶俑也终究有定数的,不会越来越多了。能见到一个久远年份的棍俑也是福分了,若闲暇,和他们对话,会感觉自己的生命都无限延长了。

新书架

《女心》

刘文莉

《诗经》里说,春日迟迟,女心伤悲。“女心”最是一个好字眼,无限斜阳,无限忧伤。是投降于生活,还是坚持文艺?对长大了的女人来说,这是个问题。

女人心,到底是天边云,还是海底针?不知道!不过我勾连过的那些女文青,她们早年心思摇曳,而今从厅堂到厨房,从云端到大地,雄赳赳气昂昂,日子安定而饱满,羡慕老夫。

从文艺女青年变身为生活女青年后,知名专栏作者十二现身说法,以自己与闺蜜妹的经历诠释烟火人间:女人,是臣服于男人还是找回自己?只有爱情的人生是不是死路一条?只有抵抗住生死离别,才能成就倾城之恋?是要男人说我爱你,还是和他一起淘米做饭?

生活散淡下来,人生精细起来,你会发现:柴米油盐比山盟海誓更安女人心!

作者十二,新闻系毕业,现为专栏作者。射手座AB型,传说此星盘的人生具备哲思精神,相信爱情,热衷美食与旅行,感恩时光与阳光。曾经混迹于敏感,现在活跃于豆瓣,昨天文艺到不行,今天俗世得精明,年过而立终于明白:生活,最终压倒文艺。每每被誉为“一只不省油的灯”,往往自嘲曰“因为不省油,所以灯才亮”,下笔常常能烛照姐妹,被奉为“文艺女青年从良道路上的心灵上师”。

散文

听觉博物馆

王太生

我有好多年没有听雄鸡打鸣了,住在城里是听不到雄鸡打鸣的,那种声音多好听呀,一声长,一声短,在鲜牛奶的空气中穿越,至今仍在我的听觉博物馆里收藏。

我的听觉博物馆,还收藏牛羊的“咩咩”叫声,轮船的声音,小贩叫卖的声音,马蹄的声音,独轮车的声音,叶子的声音,流水的声音。6岁那年,我到乡下去,看到一只羊,拴在一棵榆树上,边叫边啃着青草。从此,记住这只羊,撇着胡须,指向天空的苍茫。

一个人与牲畜,旅途中意外相逢,生命孤独鸣叫,我把这种声音,小心翼翼,用金丝网质地收藏。

还有什么声音,能够让一座城市的两片树叶微微碰撞?市井的哼唱,用吴头楚尾的方言,脆嫩或者沙哑,是这座城市砖瓦缝隙里浑然天成的窸响。我至今记得,“磨剪子嘞,戥菜刀”,“卖白兰花,栀子花耶”,“炸炒米哦,啦啦!”

我的邻居韩大爷,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只木箱子,箱子里严实实捂着厚棉垫,韩大爷握一块木块,类似于古代县官的惊堂木,停在路边不紧不慢地敲着,扯开嗓子喊:“棒冰,棒冰! 赤豆、牛奶、香蕉棒冰。”一个盲人拄着竹杖,胸前挂着一只大布袋,一边笃笃敲着路面,一边沿街叫卖:“猫耳朵,一分钱一包!”在风中走

远了。有人说,叫卖声是一座城市“最濒危的声音”。一个诗人说,街头的叫卖,是这个城市生命的跳动。它们消失了,城市的一部分也就消失了。

20年前,轮船汽笛的声音,划破黎明的天光拂晓。我睡在硬板床上,一骨碌翻身,听着轮船的“呜呜”鸣叫,“突突”的声音靠近了,知道这是有人坐船来了,水手正手执靠球,经过一夜航行的小火轮,睡眠惺忪,正徐徐停靠码头。

一个人听觉的仓库,有马蹄得得的声音,是说明这个人内心还有向往远方的激情。

许多人以为,我生活的滨江小城,水网地带,从前没有马,其实马是有的,当时驻军养的高头大马,屯栏在离家不远的三官殿,人骑在马上很神气,全然不同我在公园里看到的萎靡不振的马。儿时我在西门大街上,马有受惊和淘气的时候,经常有某一匹马或两匹马,挣脱了缰绳,沿西门大街,往东门牌楼狂奔,得得的马蹄声,曳起一路红尘……小城逝去的马蹄声,响彻在远去的天空。

独轮车原先是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,车轮辐辐射着,“吱吱嘎嘎”,由远及近。西门大街原是一条砂石路,经常有乡下人推着独轮车沿路叫

卖山芋和菱角。有一次,我看到一个儿子推着老娘进城,老娘头上插着一朵油菜花,穿着蓝印花布,一脸的喜洋洋,他们大概是来城里走亲戚,或者到百货大楼买娶亲的“三大件”,小伙子满头大汗,停在一处树荫下歇息。有时候,独轮车的声音明显沉闷,车一侧斜倚着一位病人去医院,一侧铺盖着暖水瓶碗,纯棉的被褥,花花绿绿……

流水的声音,让人想起自己曾是故乡河流中的一条鱼。汪曾祺小说《受戒》中,小和尚明子和农家少女小英子划船经过的芦苇荡,“船桨拨水的声音,水流的声音:‘哗——哗!哗——哗!’”

听觉,能够捕捉旧日情感和时光的斑驳,过滤掉心里的杂质。多少年来,我用这些声音串成一串红木手链,去抚摸岁月的苍凉。

一个人在没有声音的世界里会听到什么?有一次,到一家生产洗衣机微电机的工厂采访,主人带我参观噪音检测室,在一个四周穹顶凹凸、模仿人耳建造的湖蓝色房间里,用来监测每一台电机所发出的噪音,当时只能听到自己太阳穴在噗通噗通地爆跳。在那间房子里,我恍若变成一条透明的鱼,能看到自己的筋络、内脏。

在没有声音的世界里,只听得自己孤独的心跳。



霞浦滩涂掠影(之二) 王国强 摄影

随笔

谁家山水甲天下

申剑

桂林山水甲天下,黄山归来不看山,都有些登峰造极的意思。谁封的呢?是自封的,还是哪个或一群很才华傲然的文人以文传相传的,已无从论究了。总之有这么一句话传世了,口口相传,众口铄金,从统计学来说,似乎就是铁证如山坚不可摧了。

问题是,各人的眼,各人的心,各人的感觉似乎都一统了。其实天下哪有绝对的美呢。有很多东西,于你如熊掌,于我则如砒霜。至于山川河流,风物名胜,也如美人一般,那是各花入各眼的事。有人喜欢雄伟壮丽,有人偏爱广袤苍凉,当然也有人欣赏妩媚温润的山山水水。每一处的风景,都有独特的情调和迷人之处,但就如同选美一样,

大众要看的是花团锦簇的风情和热闹,非要说是绝对是第一是甲天下,那就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潜规则之类了。

其实在大自然面前,面对著名山大川与江河滔滔,人类何其渺小,生涯何其短暂,怎敢跳起来给山川河流命名个一二三呢,这就如同地上的蚂蚁要给我们排座次,芸芸众生要给谁指点方向,实在是假天真多情的行为。沧海桑田是几亿年才能轮回的,而我们的人生不过百年,高歌猛进是可以的,战天斗地也可以试试,但结果呢?天地广袤,江河无语,而人生百战也不过弹指。山水有知,当我们徜徉在她的怀抱中时,她必是悲悯而仁慈的。如同我

们看待着晨起的露珠和秋风中枝头上犹在的鸣唱的蝉。千年风霜不过是青山的一场酣眠,而万载云涌只是江河的一支歌谣。据,有一首诗说得好,那哒哒的马蹄声是一个美丽的错误,我不是归人,我只是个过客。是的,过客。我们都是过客,一群寿命不过百年却很多情很激情很相信能天长地久的过客。

过客可以很努力地留下自己的名字,但不可以希望永恒。天地之间,究竟有没有永恒?或许有的,但那不属于人类,那是宇宙的秘密。当很久以前或以后,我们是懂得敬畏的人,那时青山妩媚江水含情,而风声里,我们会听到一个声音,低低地讲述着那个秘密。

郑州地理

王胡寨村

朱坤杰

王胡寨是二七区的一个历史村庄,现为二七区嵩山路街道办事处王胡寨社区。村名由王寨和胡寨合并而来。据传,明初胡、王两姓由山西洪洞县迁移至此,形成胡寨、王寨两个村,后因人口增多,两村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村庄,村名也演变为王胡寨。

新中国成立后,该村(大队)曾是郑州市郊区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。上世纪70年代,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,以号称双百万(每年上缴公粮100万斤,生产蔬菜100万斤)大队而闻名郑州。特别是1978年该大队在郑州市蔬菜研究所的指导下,试验场采用红薯堆栽新技术,达到亩产超过万斤的好成绩。其中最大一株的

重量达129.25公斤。并在1979年《河南科技参考》01期上刊登了《红薯堆栽“一母五子”获得258斤高产的经验》的经验性文章。这种特大红薯曾连续三年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展出,受到参观者的高度赞扬。1974年该大队在实现“四个一”(人均产量1000斤,给国家上缴公粮100万斤,库存100万斤,生产蔬菜100万斤)的基础上,办起了拖拉机站、试验场、面粉加工厂、畜牧场、副食品厂、林场、果园等,当时被树为郑州市郊区的典型,在郑州影响巨大。

1977年由大队统一规划,拆除旧民房,建起了7座两层“大寨式”的楼房,每户有前后院。社员吃粮、就医、子女入该村小学,大队全部包

干。这种做法,曾一时轰动省内外。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王胡寨大队就是郑州市郊区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。据说,1970年到1983年,到王胡寨大队参观访问的外宾就达600多人次,其中有日本、英国、美国、法国、前苏联、荷兰、加拿大、朝鲜、南也门等国家。特别是1974年11月,南也门共和国总统鲁巴依在时任农林部革委会主任沙凤的陪同下,到该大队进行参观访问。大队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,群众手持鲜花、彩带,载歌载舞,热烈欢迎来自非洲的客人。这段历史虽然过去40多年了,但每当村民们谈到这些,内心依然充满无比的骄傲和自豪。

药老爷子忍不住开口道:“再怎么,他也是五脉中人。五脉同气连枝这么多年,见见故人,叙叙旧,有何不好?”

他刚才还出题刁难我呢,现在黄克武一出来,他反而开始帮我说话了。看来药不说的“玄黄二门不和”,果然是真的。黄克武看看药老爷子,又看看沈云琛,最后把视线落在一直不吭声的刘一鸣身上:“好哇,你们三位看来是早商量好了,就等着欺负我一个老头子呢。”

刘一鸣睁开眼,慢条斯理道:“老黄你还是这性子,太急。现在什么都还没定论呢,你生什么气?”

“定论?定论在六七十几年前就已经有了!”黄克武伸平手掌,在桌子上拍一拍,整个桌子上的菜盘都跳了一跳。他指我:“这个许家不知道,难道你们也不知道?当初许家干过什么,你们全忘了?”

他这句话一说出来,满桌子都安静下来。刘局给黄克武斟满了酒杯,表情如常。沈云琛皱眉道:“老黄,提六七十年的事做什么?那都是解放前的恩怨了。”

黄克武从鼻子里冷哼一声:“药老三刚才不是说要叙叙旧,见见故人么?那今天咱们不妨把话说开,给这位小朋友讲讲,他们许家当年到底做过什么,要被开除出五脉。”

我的呼吸变得急促,心脏也不争气地剧烈跳动起来。

我从椅子上站起来,手中平端酒杯,三指在底,两指握杯,大声道:“我虽然姓许,对自己家的事却完全没了解。请您为我解惑。”

现代人下不跪,这是比较正式的求人手势,圈子里一般只有在涉及生死大事时,才会使用。黄克武见我用手势,左右看看,对刘局道:“你们都没跟他说过?”

“还没。”刘局回答。“真有意思。你们要把人家拉进鉴古研究学会,却连这种大事都不肯说。藏着掖着,到底是机关干部的做派。”

刘局也不尴尬,反而笑道:“今天我把老几位都请来,正是想聚齐了人,把这事摊开来讲。既然赶上这个契机,那就由黄老您讲讲吧。”

黄克武把目光转向我:“你爹从来没讲过你爷爷的事情。你可知为什么?”我摇摇头。他毫不留情地说道:“因为你爷爷做了一件极其丢人的事情,太丢人了,你爹都没跟别人说。”

“是什么事?”“你爷爷,是个汉奸!”

民国文物大家——武则天明堂玉佛头失窃案

从我小时候开始,一直对这位爷爷充满了好奇的想象。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过,他会是一个汉奸。

黄克武看到我的反应,没有流露出丝毫同情,继续冷酷地讲述起来——

“五脉自唐初始创,以鉴宝知名于世,历经唐、五代、宋、元、明、清,一直绵延到了民国,声望不坠。那时候还没有中华鉴古研究学会这个机构,时人都把五脉称为‘明眼梅花’。清末时局大乱,无数古董旧物流落民间,一时泥沙俱下,良莠不齐,正需要鉴宝之人掌眼把关。那时候,五脉的掌门,正是白字门的家长,你爷爷许一城。”

“许一城是个天才,五脉在他的带领下,声望达到巅峰。那时节,在京沪等地,提起许一城和明眼梅花,无不跷起大拇指。买家若是一听这玩意儿被许一城鉴过,问都不问,直接包走。”

“在这个节骨眼上,我们五脉却出了一件大事。1931年,我们伟大的掌门人许一城,鬼迷心窍,跟一个叫木户有三的日本人勾结,潜入内陆。五脉中人谁都不知道他们两个去了哪里,干了什么。等到木户有三回到日本以后,在《考古学报》上发表了一篇游记,说在中国友人许一城的配合下,寻获了一件稀世珍宝‘武则天明堂玉佛头’,还附了两个人的合影和那个玉佛头的照片。”

“日本媒体大肆宣扬了一阵,消息传到中国以后,舆论大哗,纷纷指责许一城是汉奸。五脉也因此在此藏古声名狼藉,几乎站不住脚。你想想,谁会去信任一个盗卖文物的鉴宝人呢?何况还是盗卖给日本人。”

“这件事被媒体起了大标题《鉴古名宿自甘堕落,勾结倭寇卖我长城》,着实轰传了一阵。拜他所赐,我们五脉成了过街老鼠,人人喊打。五脉的家长找到许一城,要求他做出澄清或解释,他却拒绝了,什么都不肯说。民国政府很快将他逮捕,判决很快就下来了:死刑。”

“许一城很快被押赴京郊某一处刑场执行枪决。与此同时,五脉的家长也做出了决定,鉴于许一城的影响太坏,要罢免他的掌门之职,同时把许家开除出去。从此五脉就成了四脉。”

连载

晓华课余时间研究了他们当地有关离婚的法律,又向秋棠要去了浦诚忠的工资单和家里的存款、房贷等有关资料,然后给秋棠发来算好的应该向浦诚忠提出的最基本的离婚条件:

家中财产平分,如果浦诚忠想保留房子,就要将房子按现价减去贷款后的余额对半折现给秋棠。因为秋棠已失业,而浦诚忠的另一个孩子不在他的名下,所以不能算抚养人,所以算下来浦诚忠必须付秋棠赡养费每月近四千美金。

秋棠仔细考虑过后,和晓华商量,她不要赡养费,因为她拿了这个数额的赡养费就不能去工作了。她既不想年轻轻轻就不工作,也不想再和浦诚忠继续有瓜葛,所以决定干脆就将房子卖掉,把家里的钱都拿走了。

她在感情上接受不了这个自己一手打点好的家让叶宽住进来,想起来就堵得慌。她也不想被赡养费困住,对于她而言,现在出去工作已不仅仅是为了钱了。

她想,既然离开,就切断所有的联系,将浦诚忠从生活中剔除出去,再也不要有任何牵连,不管是形式上的还是感情上的。

晓华吃惊于妈妈在决定离婚之后的转变,心想自己还是不了解妈妈,小看了妈妈。这天饭后,浦诚忠帮秋棠将碗筷洗好,把厨房收拾干净了。

秋棠沏好了一壶茶,让浦诚忠端到饭桌上,对他说:“诚忠,你今晚忙不忙?我想和你聊聊。”

浦诚忠看看秋棠道:“不忙,你要聊什么?”

秋棠取来一个茶杯,浦诚忠接过去将茶斟满。

轻轻啜一口,清香满口,他满足地叹口气。

秋棠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开水,在他对面坐下。

秋棠喝了口水,抬头对浦诚忠说:“我决定离开这里,到波士顿去和晓华一起生活。”

浦诚忠刚刚又斟满了一杯茶端在手里,闻言手一晃,就洒出来几滴,他放下杯子,不确定自己听到了什么,问道:“你要离开这里?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秋棠看着他一字一字慢慢地吐出来:“我的意思是决定离婚,离开这里。”

浦诚忠紧紧地盯着秋棠,随后身子向后靠在椅背上,一时竟说不出话来。

秋棠同意离婚了,他可以不用两头奔波,像风箱中的老鼠一样,两头受气了。终于,可以光明正大地去陪儿子,让他站在人前了。

这个结果并不突然,本来就可以预期的,可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郁闷,一点开心的感觉都没有。

“晓华知道吗?”他又问道。

秋棠点头:“知道,还帮我们算了账。”

“算账?算什么账?”

秋棠放下杯子说:“晓华说按照这里的规矩这事应该找律师的,但是我觉着我们俩不需要,自己应该可以协商好,所以她大概帮我们算了算财产分配的事。”

“噢?她怎么算的,你拿给我看看。”

秋棠起身到抽屉中拿出晓华发来的那几张纸,递给浦诚忠。

浦诚忠瞄了两眼,皱着眉,拔高了声音问:“她这是根据什么算出来的?”

“这个州的离婚法。”

“你现在失业只是暂时的,何况还有失业金领,半年后难道你不工作?你怎么需要我付给你这么多赡养费?晓华怎么不算算她付她多少学费?何况我还有一个家要养呢!她这种算法,

简直是胡闹!”

秋棠听到浦诚忠这么说,心里十分惊异,不过她依然慢声细语地说:“我也觉得或许以后身体养好了可以继续工作,所以如果你不付赡养费的话,那么就卖掉房子,我把现金带走就好了。”

浦诚忠的眉头还是皱得紧紧的,口气不悦:“你的意思是将房子卖掉,你将家里的钱全带走?”

秋棠点头。

“那怎么行?你把现金都带走了,我再买房子拿什么做头款?”

秋棠脸色也开始难看起来:“你可以再借,我们当初不就是一点点攒出来的吗?以你现在的工资水平,不出半年就可以攒下头款买个像样的房子。”

“你别忘了,我还要还晓华的学费!”

听他这么说,秋棠心里真的有点恼了:“我们这些年为她存的教育基金可以付掉她大部分的学费生活费,她在学校还申请到了一部分资助,平摊下来你每年负担的费用很有限,你心里不清楚吗?”

自己曾经以为要和他共度一生,竟然由着他背叛自己伤害自己,现在还在想为他节省律师费!